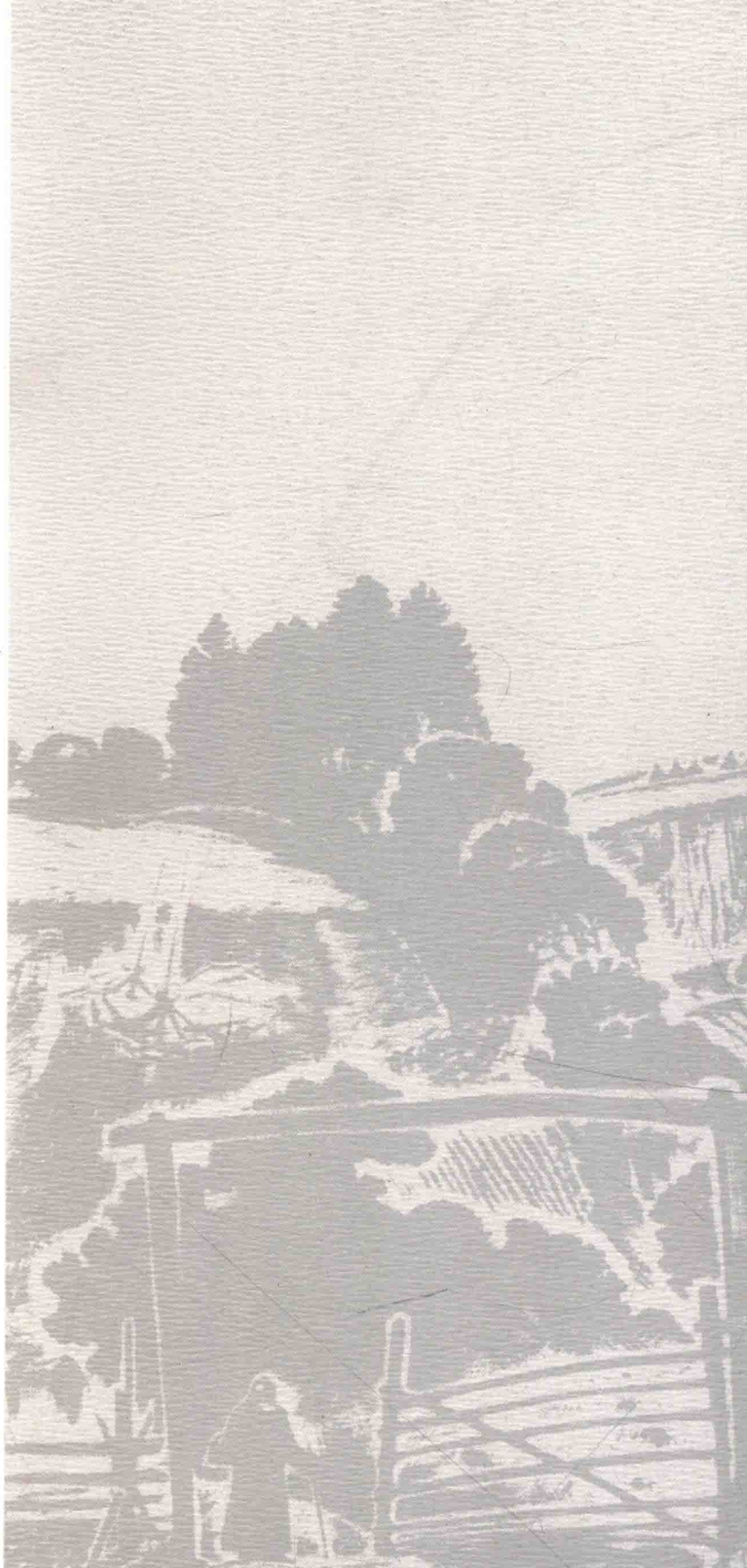


# 河北新文学大系

■ 戏剧文学卷 ■ 下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出版传媒集团  
教育出版社

# 河北新文学大系

■ 戏剧文学卷 ■ 下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北新文学大系. 戏剧文学卷 / 王长华, 崔志远主编 ;  
崔志远选编.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34-9755-9

I. ①河… II. ①王… ②崔…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③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④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22②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7184号

下



# 红旗谱

(话 剧)

根据同名长篇小说《红旗谱》改编

原著 梁斌

改编 河北省话剧院

执笔 鲁速 村里 亢克

## 人物表

朱老巩——农民英雄。

严老祥——老巩之好友。

老祥妻——严老祥之妻。

小虎子——老巩之子（朱老忠童年）。

小志和——老祥之子（严志和童年）。

灵 姐——老巩之女。

朱小明——（朱老明童年）。

朱大贵——老忠之长子。  
朱二贵——老忠之次子。  
严运涛——志和之长子。  
严江涛——志和之次子。  
老驴头——中农。  
春 兰——老驴头之女。  
贵他娘——老忠之妻。  
涛他娘——志和之妻。  
伍老拔——伍家庄穷人会负责人。  
朱老星——穷人会会员。  
贾湘农——党的领导者。  
严小萍——青年学生。  
小栓子——农民。  
灶 火——农民。  
冯兰池——土豪。  
李德才——冯家狗腿子。  
严老尚——没落豪绅。  
铜匠甲  
铜匠乙  
承 审  
警察甲、乙。  
班 长  
士兵甲、乙、丙、丁。  
打手甲、乙、丙、丁。  
保安队员甲、乙、丙、丁。  
男女群众。

## 幕前歌

滹沱河，滹沱河，  
河水滚滚泥沙多，  
土豪恶霸凶如虎，  
穷人的眼泪流成河。  
河水滚滚翻浪波，  
沿河两岸英雄多，  
侠肝义胆惊天地，  
慷慨悲歌壮山河。

自从来了共产党，  
黑夜之间出太阳，  
革命烈火燃不尽，  
胜利的红旗到处飘扬。

## 第一场

**时 间** 一八九九年，秋末，下午。

**地 点** 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上，滹沱河北岸。一条残破的千里大堤横贯在荒凉的原野上，在她枯瘦的怀抱里翻滚着汹涌澎湃的滹沱河。堤旁歪着一座破旧的河神庙，庙前有一口巨大的铜钟，铜钟上铸着金色的花纹和闪闪发光的钟文。古钟和破庙相比，极不协调，这破旧的小庙显然是在大庙坍塌后因陋就简重修起来的。河神庙后有一棵已经死去半边的枯柏，干枯的树干俯视着古钟。河的对岸遥遥隐见一片辽阔的平原和稀疏的村落。

〔幕启时，阴云密布，沉雷轰鸣，秋风呼啸，河水翻滚，不时传来蛐蛐的悲鸣，这已是深秋季节。〕

**朱老巩**（五十多岁。高大身材。上身穿一件左大襟大铜扣靛蓝色小夹袄，



下身穿一件宽大的紫花土布裤，黑腿带、白布袜、蓝土布靮鞋。他面向滹沱河，屹立在古钟旁，背后垂下一条三尺多长的大发辫）滹沱河呀！滹沱河。（雷声，他转身摸钟）古钟啊！古钟。（雷声）我朱老巩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也不能让冯兰池把你毁掉哇！

〔一老汉惶恐地上。

老 汉 （悄悄地）大侄子，大侄子！

朱老巩 叔叔！什么事儿？

老 汉 （气喘地）我有个话儿跟你说，听呢，算着；不听呢，就算我没说。

朱老巩 你老人家坐下。（扶老汉坐在古钟旁）

老 汉 听说，冯兰池今天要砸碎这口古钟，这是真的？

朱老巩 嗯！

老 汉 噢！人们还说，你要护住这口钟，出头和冯家拼命，这也是真的？

朱老巩 是真的。

老 汉 （一惊）哎呀！老天爷！你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咱小家小主的，能斗得过人家？再说，这古钟又不是咱一家的，你管那么宽干什么？

朱老巩 不！叔叔，这口古钟，就是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公地的凭证啊！他冯兰池是要砸钟灭口，霸占四十八村的公产，咱不出头谁出头呢？！

老 汉 唉！忍了这个肚子疼吧！谁让咱穷呢？没法子。多少辈子啦，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的，躲还躲不及呢，哪能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哪！

朱老巩 哼！让他们欺侮死也是个死，左不过是这么回事儿啦！

老 汉 别！可别呀！那么一来你可就交上歹运啦！

朱老巩 叔叔！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我好，说别的，我都听你，这个事儿，我是主意已定啦！

老 汉 孩子！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咱怎么惹得起人家冯……

朱老巩 (打断) 哼! 他冯兰池不砸钟便罢, 他要是非砸不可, 我这一罐子血就倒给他了。

〔沉雷轰鸣。〕

老 汉 大侄子……

朱老巩 (以手制止) ……

老 汉 (摇着头) 唉! 悬哪! 悬哪!

〔远处小虎子跑来。〕

老 汉 (发现有人来, 慌忙地往相反方向退缩) 孩子, 你还是仔细地掂量掂量吧! (急下)

〔小虎子跑上。〕

小虎子 爹! 爹! 我姐姐说, 你要再不回去吃饭, 她就给你老人家送来啦!

朱老巩 虎子! 对你姐姐说, 爹不饿。

小虎子 爹, 你两天没有吃东西啦!

朱老巩 说不饿就不饿嘛!

小虎子 要不, 我给你拿两个饼子去!

朱老巩 不用!

小虎子 爹!

朱老巩 (抚摸着虎子的头) 虎子! 爹吃不下去呀!

小虎子 (依偎在老巩身旁) 爹!

朱老巩 虎子! 如今你也不小了, 万一爹有个三长两短, 你可要听姐姐的话呀!

小虎子 爹! 你怎么啦?

朱老巩 唔! 没什么……

〔小志和匆匆上。〕

小志和 老巩叔!

朱老巩 志和呀! 什么事儿?

小志和 (不语, 拉着老巩的胳膊就走) ……

朱老巩 什么事儿呀? 快说!

小志和 嗯! ……

朱老巩 你这孩子！真是个肉蛋，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呀！

小志和 我爹说，让你到我家去一趟。

朱老巩 好！我去。你们俩都过来！

〔小虎子、小志和都站在钟跟前。

朱老巩 看！这口古钟好不好？

小虎子  
小志和 好哇！

朱老巩 冯兰池今天要砸碎它，你们干不干？

小虎子 他敢！

小志和 那还行！

朱老巩 对！你们好好在这儿守着，不许远走，要是有人来砸钟，赶紧跑去叫我！

小虎子  
小志和 嗯！

〔朱老巩向小严村走去。

小虎子 噢！怪不得我爹整天守着这口钟呢！噢！志和，要是真有人来砸钟，你敢不敢揍他们？

小志和 嗯，你要敢，我就敢。

小虎子 你不怕呀？

小志和 你不怕，我就不怕！

小虎子 不怕就好，咱俩先试巴试巴，你装冯兰池，我装我爹。

小志和 来！（一挽袖子走向钟）我要砸钟！

小虎子 （抢步拦阻）不许砸！

小志和 我偏要砸！

小虎子 我叫你砸！（拳打脚踢，只三两招就把小志和打倒了）

小志和 哈！你真打呀？

小虎子 （天真地）到时候不真打怎么的。

小志和 （不服气的）来！再来一回！

小虎子 （突然地）打疼了可不许哭！

小志和 （坚决地）不哭！

〔二人拉好架式，一招一式地打起来。灵姐跑上，见状急急阻拦。

灵姐 虎子，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哎呀！别打啦！（从中拉开）

小虎子 姐姐，你闪开！

灵姐 （站在二人中间）要打，打我吧！

小虎子 哎呀！俺们不是打架，是演习呢。

灵姐 什么演习不演习的，咱爹呢？

小虎子 到老祥大伯家去啦！

小志和 嗯，到俺家去啦！

灵姐 你呀，净知道玩儿，我让你干什么来着？

小虎子 爹说不饿嘛。

灵姐 快去叫咱爹吃饭！

小虎子 咱爹叫俺们俩在这儿看着钟，不许走！

灵姐 （对二人）我替你们看着。

小虎子 不行，一会儿还要打架呢！你怎么能行。

灵姐 真打起架来你们俩就行啦？

小虎子 哼！好赖俺们还练过两天少林拳呢！你哪？

小志和 （附和地）哎！

灵姐 （无奈地）好，那我去。（向小严村方向下）

小虎子 嗯！你看着那边，我看着这边。

小志和 嗯。

〔朱小明手持放羊鞭，边跑边喊上。

朱小明 老巩叔！老巩叔……

小虎子 小明哥！

朱小明 小虎子！我老巩叔哪？

小虎子 什么事儿？

朱小明 （悄悄地）刚才我在村边上放羊，看见两个扛油锤的进了冯家大院了。

小虎子 嗯，准是来砸钟的！

朱小明 （匆忙地）得快去告诉老巩叔。（欲下）

小虎子 小明哥！我们去，你还是去放羊吧。要不，冯兰池又该拿鞭子抽

你了。

朱小明 (坚决地) 不要紧。(又欲下)

小虎子 (极力阻挡) 明哥哥!

朱小明 好,那你们俩快去!(返身从原路跑下)

小虎子 志和!快去叫我爹。

小志和 哎!(去而复转)剩下你一个人不怕呀?

小虎子 (命令地)快去叫我爹!

小志和 哎!(跑下)

小虎子 (看着西锁井,自语地)好小子!真的来啦!(靠钟站着)

[铜匠甲、乙肥头大耳,身着小打扮,肩扛油锤,大摇大摆地向钟走来。

小虎子 (挺身拦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铜匠甲 看看这铜的成色,(一手扒开小虎子)起来,起来!

小虎子 (坚强地)不许看!

铜匠甲 嗨!这是谁家的野孩子!跑到这儿来……

小虎子 (乘势“啪”的给了他一耳光)叫你骂人!

铜匠甲 (恼羞成怒)你这个小兔崽子,敢打我的脸。(脱鞋追虎子)

小虎子 (急向小严村跑,边跑边喊)爹!爹!

朱老巩 (急急走上,后跟小志和)干什么?有什么事给大人说吧!我就是他的爹。

铜匠甲 太野性了,动手就打人!

朱老巩 (向虎子)你为什么打他?

小虎子 (愤愤地)他要砸钟么!

朱老巩 (对铜匠甲)是这么回事吗?

铜匠甲 (强硬地)是这么回事!

朱老巩 (控制着)这钟是你们的?

铜匠甲 花了钱就是俺们的!

朱老巩 你们把钱花给谁啦?

铜匠甲 (狂妄地)花给千里堤的董事冯大爷手里啦!

朱老巩 那,你去砸冯兰池!

铜匠甲 (一怔) 你是干什么吃的?

朱老巩 老百姓!

铜匠甲 叫什么名字?

朱老巩 姓朱, 叫朱老巩!

铜匠甲 嗨! 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哼! (去拿锤)

铜匠乙 (见状犹豫地) 着什么急呀!

铜匠甲 砸嘛! (举锤欲砸)

朱老巩 (甩掉上衣, 抢步上前, 夺过油锤, 飞起一脚, 将铜匠甲踢了个倒栽葱) 去你娘的吧!

铜匠乙 (惊讶地) 你!

铜匠甲 (气极败坏地) 好, 好小子! 你敢动武!

朱老巩 有种的你再来!

铜匠乙 (见势不妙急改变主意) 哎哎哎! 相好的, 有话好说, 别伤了和气!

小虎子 (示意志和) 志和, 快去! (志和急下)

铜匠甲 (胆怯地爬起来) 好, 你等着, 我斗不过你, 有人斗得过你! (仓皇地顺路溜下)

朱老巩 (向铜匠甲背影) 你把老天爷搬来, 他也不能动这口古钟!

铜匠乙 (奉承地) 你先消消气, 抽袋烟! [看热闹的群众闻信后, 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

铜匠乙 相好的, 这……咱可是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啊! 这口钟是我们花钱买的呀!

朱老巩 那是你们的事。这口古钟, 谁也不许动!

[冯家的四打手急忙奔上。

众打手 闪开! 闪开! (边喊边推开众人)

[路闪开了, 身穿缎子袍、手提鸟儿笼子、年轻的冯兰池耀武扬威地上, 后跟着管家李德才和众打手。

冯兰池 (狂妄地)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啦?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朱老巩 哼! (向一边走去)

冯兰池 (走近老巩, 挑衅地) 谁敢阻挡砸钟卖铜, 谁就把全锁井镇的赋

税银子拿出来！说吧！谁敢！

**朱老巩**（把垂在胸前的辫子甩到了肩上，向前跨两步，一拍胸，挺身而出）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讽刺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算什么东西！

**朱老巩**（一把抓住冯兰池的腕子）姓冯的！你嘴里要干净点儿！

**冯兰池**（一反腕子甩开老巩）放开我！我卖钟关你朱老巩什么事？

**朱老巩**钟是大伙儿的，你卖钟问过大伙儿没有？

**冯兰池**我是千里堤的董事，区区小节，本人有权做主！

**朱老巩**这是四十八村的大事，你做不了主！

**冯兰池**你胡说，这钟明明是锁井镇的官产。朱老巩，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扭？

**朱老巩**幸亏我还认识两个字，你唬不了人！（伸手抓住冯兰池，大步跨到钟前）来，你念给大伙儿听听！（指钟上铸文）

**冯兰池**（甩开老巩，狡赖地）我，我看不清！

**朱老巩**哼！（冷笑）你不敢念，我来念！“明，嘉靖三十五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空口无凭，铸钟为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冯兰池**（慌乱地）这、这都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无事可做，瞎往钟上铸的字文。

**朱老巩**什么？

**冯兰池**这是居心讹诈！

**朱老巩**冯兰池！天地良心哪！你说，你为什么要砸碎这口古钟！

**冯兰池**我砸钟卖铜，是为了替全锁井镇交田赋地税！

**朱老巩**（理直气壮地）东西锁井镇有一多半土地都是你冯兰池的，你替谁交租？

**冯兰池**（理屈词穷，张口结舌）这……

**朱老巩**你替谁纳税？

**冯兰池**这……

**朱老巩**你说！

**冯兰池**这……

朱老巩 你说呀!

冯兰池 这,反正我是为了乡亲们好!

朱老巩 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

冯兰池 (逼近老巩,恶狠狠地)那你说我是为了什么?

朱老巩 我说,你是想砸钟灭口,霸占河神庙前后这四十八亩公地!

冯兰池 你胡吡!

朱老巩 这是实情!

冯兰池 你血口喷人!这四十八亩地,早就成了我冯兰池的了!

朱老巩 (气极)什么?

冯兰池 (从怀里掏出文契)看!现有红契在手!

朱老巩 拿来我看!(冯急躲)冯兰池呀!冯兰池!(愤怒至极)乡亲们!乡亲们!(双手抱拳对众)乡亲们哪!谁不知道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地一直是咱们四十八村的公产哪!可是他冯兰池串通官府,仗凭刀笔行事,硬把四十八村的公产变成他冯家的祖业。(头一晕,险些栽倒,众人扶住)

〔一声沉雷轰鸣。

老祥妻 (向前扶老巩)老巩兄弟!

小虎子 爹!

〔群众见状纷纷议论:“冯家太霸道啦!”“哎!没法子呀!”“我看这事要闹大了!”“咱还是离远点儿!”“不!我非看个水落石出不可!”“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砸呀!”“算了吧!咱斗得过人家呀?!”

……

冯兰池 乡亲们,我是为了你们大伙儿好,别听他胡说八道!

朱老巩 姓冯的!今天咱们当着大伙儿,得把这笔老账算清楚!钟是谁的,地是谁的,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走不了!

冯兰池 (见势不妙,急返身对李德才)去!把严老尚请来!

李德才 是!(一摆手,一个打手急下)

老祥妻 老巩兄弟,忍了这口气吧!咱惹不起人家呀!

朱老巩 不!嫂子,他冯兰池欺人太甚啦!

冯兰池 (蛮横地)哼!德才,开锤砸!



李德才 （命令铜匠甲）砸！

〔铜匠甲走向钟举锤欲砸。

朱老巩 住手！（返身从钟后提出一口雪亮的铡刀）

群 众 （惊讶）啊！

朱老巩 （把铡刀举过头顶）谁敢砸钟，得先问问这口铡刀！

〔铜匠甲见状往后退缩。

冯兰池 （向一打手）老七！给我砸！

打 手 喳！（甩掉上衣，夺过油锤）闲人闪开！

朱老巩 （双手举铡刀，以身护钟）有种的你就来！

小虎子 （急靠老巩，握拳怒目盯视打手）你们敢！

〔打手见状，回头看冯兰池。

冯兰池 砸！出了人命我顶着！

打 手 （抡锤）嘿！

老祥妻 这真是欺负死人啦！

群 众 （激愤地）不能砸！不能砸呀！〔严老祥持板斧急上。

严老祥 呔！（大声地）你们砸不了！（一个箭步跳在冯兰池面前）

朱老巩 对！老祥哥！

〔打手退缩。

老祥妻 （阻拦丈夫）志和他爹！……

小志和 （急拉老祥妻）娘！

冯兰池 （蛮横地）官土打官墙，我砸钟卖铜顶公款，这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把衣服一撩，辫子一盘）拿锤来！

打 手 是！（把锤递给冯兰池）

〔朱老巩举刀相迎。

严老祥 （持斧相迎）呔！谁敢捅这钟一手指头，日他娘！（把板斧一抡）我不叫他脑袋分家，就不是人！

冯兰池 （见势，慢慢后退，将锤暗暗交给打手）好哇！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们手持利刃，胆敢行凶！（一把抓住严老祥的手腕）走！咱们见官去！（严老祥一愣）

朱老巩 （急将铡刀交给虎子，一个箭步跳到冯兰池跟前，抓住冯兰池的